

# 揣着智能手机的老年人:我还没被社会淘汰

杭州三墩镇,金禹社区,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活动室,齐刷刷地坐满了35位老人。

他们一边听课,一边摆弄着各自手中的智能手机。戴着500度老花镜,67岁的邵荣珍坐在第三排,谨慎地在手机上亦步亦趋地操作着,她时不时把眼镜摘下,抬头看看屏幕上的指示。耗时五六分钟,她开心地看见,手机中果然多出一个名为“杭州城市大脑”的APP。“老师只讲了一遍,我就记住了,感觉自己越老越聪明了。”邵荣珍笑着说。

这里,一场“银龄潮课”正在上演。前后两小时,在三位老师的辅导下,这群银发老人如鱼开启了他们的“数字生活”。

15公里外的和家园社区,30位老人展开了一场“数字生活擂台赛”。购物、打车、坐公交、找厕所……围绕各种数字生活场景设题,他们在分组比赛中提升着使用智能手机的本领。

迈入老年的他们正试图摆脱“数字鸿沟”的困境,跟上社会的脚步。

## 从不知微信是何物到社群主力

尽管“触网”已达6年,但在邵荣珍眼里,揣在兜里的这部智能手机,依旧是个复杂且潜在诸多风险的设备。

2013年,为了帮儿子儿媳带孙女,她和老伴从湖州的乡村搬到杭州生活。第二年,她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。她喜欢跳舞,在居住的白马尊邸小区内,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广场舞圈子。不时有一起跳舞的人和邵荣珍说:“我加你个微信吧。”

她愣住了,“一开始不知道微信是啥,后来知道了,可我儿子说那部老年机装不上微信。别人都有微信,可我没有……”邵荣珍回忆说,当时,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

2016年,儿子为邵荣珍买了部智能手机,她才有了自己的微信号。儿子帮她在手机上下载好各式APP,也教会了她怎么在手机上用微信、手写打字、听歌、看视频,却唯独没帮她开通移动支付,“我小学毕业,没什么文化。他担心一旦给我绑定了银行卡,我会上当受骗。”邵荣珍说。

于是,尽管拿着个智能手机,但买菜时,邵荣珍还要满兜找零钱,出去吃饭,别人都手机支付,她还在掏现金,“那种感觉不舒服,觉得自己很落伍。”

于是,她又花了一个月时间研究,明白了微信、支付宝的使用,“现在,出门买东西都不用带现金了。”

手机用得越来越熟练,邵荣珍在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也活跃了起来。逢年过节,她和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发红包;群里有人遇上困难,她还会成为发起人,号召大家一起捐款帮忙。就连月初社区里开设的那场“银龄潮课”,也是邵荣珍把报名链接转发进群,带动不少人一起报名参加。

“现在,我在社区的这群姐妹中,还挺有号召力呢!”邵荣珍拍着胸脯说,“觉得自己还没被社会淘汰,好像还年轻着,有价值。”

如今,她觉得自己终于真正地融入了儿子安家落户的



这座城市,“晚上,我的手机叮叮咚咚地响,老伴就在一旁说,‘就知道摆弄手机’。”

邵荣珍能听出74岁的老伴言语里的羡慕,“他嘴上说着不要学,其实心里也会想用。”

不过,邵荣珍还是有“盲区”——她每周要去一次省中医院,想预约挂号,可儿子儿媳出于谨慎考虑,一直说,去医院挂号是一样的。

这次,邵荣珍把这个问题带到了“银龄潮课”上。在这里,她自己动手下载安装了“杭州城市大脑”APP,当场学会了在手机上预约挂号。

盲区之二是购物——至今,她仍被阻挡在网购之外,“他们不想教网购,担心我搞不清楚尺寸或者付款,太麻烦。”

儿子儿媳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——两年前,老人在微信上玩游戏打发时间,不知不觉购买了100多元的道具;去菜市场买菜,原本是付17.8元,老人不小心打成了178元……对于手机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复杂世界,邵荣珍心生胆怯,“我手机一直很谨慎,在淘宝上从没点过‘购买’;微信上,别人发来的链接,我也几乎从不敢点开。儿子儿媳一再和我说,网上骗子太多!”

## 使用智能手机得心应手

和邵荣珍相比,75岁的潘水凤和77岁的老伴李季雄,对于使用智能手机却更得心应手。西溪里瑾园一幢两室一厅的房内,从茶几上摆放着的

香榧和饼干,到厨房里新鲜的冬笋,再到衣柜里挂着的黑色连衣裙,以及身上穿的加绒裤,都是银发苍苍的两人网购的。

退休前,李季雄在杭州一家家用电器厂进行技术管理,潘水凤则负责行政后勤。五年前,喜欢琢磨的张季雄就摸索着开通了微信和支付宝,并教会了老伴潘水凤用手机。

手机丰富了他们的退休生活。每天,他们在手机上可能会花费四五小时,“退休后,我们也不需要帮忙带孩子,空闲时间很多。他在手机上听课,拍照P图,写美篇,我玩小游戏,看看新闻或视频,时间过得很快。”潘水凤笑着说,“有时,我们两人玩手机玩得一抬头,都1点了,还没吃午饭。”

他们也享受在手机上购物的便捷,为两个孙女网购“宝贝”,成了他们表达宠爱的新方式。

“我打字慢,这些购物软件拍照就能买东西。”潘水凤随手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摆在茶几上的饼干桶,手机淘宝中随即弹出了同款产品。不过,提到“双十一”,潘水凤摇了摇头,“这种时候我不会去凑热闹,花里胡哨的规则搞不懂。”

在热情拥抱“数字生活”的过程中,潘水凤也闹出过乌龙。她曾与时俱进地开通了刷脸支付功能。可前不久,在手机上购物时,却不知为何连续刷脸两次,导致重复付款。“感觉手机太灵敏也不好,还是老老实实地输密码付款安全。”从此,潘水凤又将使用不久的刷脸支付功能默默关闭。(据《钱江晚报》)

# 一定要留个天井

建筑设计师王澍应邀替杭州洞桥文村的村民做乡村老屋改造时,明确提出:要我改造可以,房子需要留一个天井,最小10平方米就够。屋主主要签字保证,以后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在天井上方加盖屋顶,把天井搞成家里的储物间。村民很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浙江乡下的宅基地越来越金贵,空出10平方米的正方天井不用,从上到下将少三个小房间,怎么都不合算。

天井为什么这么重要,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提。他只是说,改造之后,这是一个望天之眼。他估量得没错,这是一个下接地气、上达天光云影的空间。天井多用小青砖密实铺地,青砖的缝隙里,到了黄梅天会生出绒绒的青苔。天井中央可能有井,西面种芭蕉或石榴树,雨打上去发出沙沙之声。考究的天井还会预留出放置假山的地方,假山上爬有金银花的藤蔓,盛夏时,朝向天井的每扇窗户,都会迎来浓郁的花香。

天井是晾晒的地方,是全家架好小饭桌吃晚饭的地方,是淡水乘凉、分享故事与冰西瓜的地方,是小孩子躲猫猫的地方,是验证一个大家庭开枝散叶又彼此紧密联络的地方。

在一个人人紧盯手机屏幕的“宅”时代,每个人都活得形单影只,就像一座关闭窗扉的老房子,散发出霉气。幸而有天井招呼我们:开窗看看今晚的月光吧,你闻得见此此刻在天井里的“晚饭花”发出的如此泼辣的气吗?

朝向天井的窗悄然推开了,你会惊讶地发现,月光照临天井后,也是一寸寸挪移的。一过夜里12点,月光突然不再像霜雪一样薄凉,它有了温润之气,有了暖意。

月亮如偌大的铜镜,好像照耀着全世界,又好像只莅临这方天井。(摘自《四川党的建设》)



# 互联网时代 还需要查词典吗

这几天,当《现代汉语词典》App即将上线的消息传来,没有人感到惊喜,倒是有人觉得它数字化的步子有些慢——如今,网上有那么多的词典、百科,习惯于网络检索的人们,对于纸质辞书甚至已经有些陌生了。相比于其他纸质图书,辞书的数字化、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。

因为有了互联网,辞书检索变得空前简便:不必熟背四角号码,无须拆解偏旁部首,不用琢磨一个字究竟有多少笔画,只要把字词放入搜索框,轻点一下鼠标,古音、今音,古义、今义,例句乃至翻译,都可以同时呈现在眼前。与此同时,辞书的修订更新也变得更容易。重要的辞书,从《辞海》到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无论是解释古语的,还是收录今词的,大多需要不断修订,有时是修正错误,有时是吸纳新知。对于一部纸质辞书来说,修订周期短则三五年,长则十几年,如此漫长的等待,到新版问世时,当初的新知有的已化作旧闻了。面对只有10%或20%更新,其余90%或80%原封未动的新版辞书,是否应该再购入一部?读者常常为此纠结。把辞书移植到互联网上,不仅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更新,而且可以避免那90%或80%的重复消费。早在几年前,《新华字典》就有了App,微信小程序,更早几年,《牛津英语词典》就宣布不再出版纸质版了。

不过,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则是:虽然辞书需要互联网,但互联网需要辞书吗?通过搜索引擎勾连起来的互联网世界,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,或许也可以视作一部辞书。虽然丰富无比,但也杂乱无比。即使是去查询规模小一些的网络百科,由于“开放编辑”,出于众生的百科词条,也会让你遇到真伪莫辨的难题。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,得到成千上万个结果,逐一阅读,辨别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,有时会让你觉得,还不如去查检一部权威、精当的纸质辞书。

将众多看似“碎片化”的条目集纳到一起,无异于对一个知识体系进行描述。在一个知识领域内,如何提炼、筛选词条,如何编排,如何释义,需要具备这个专业领域的素养,也离不开辞书编纂的学问。汉代许慎编纂《说文解字》时,讲究“分别部居,不相杂厕”。当编者把有“卜”“一”部首的汉字罗列出来,其实不仅是“分别部居”,便于查阅,而且也揭示了那些相同偏旁部首汉字间的相互关系。

唐代的陆德明称赞《尔雅》“实九流之通路,百氏之指南。多识鸟兽草木之名,博览而不惑者也。”“博览而不惑”,或许正是精心编纂的辞书之于芜杂的互联网的优长吧。(摘自《光明网》)



# 逗你一笑

## 微语录

■一个人越是一事无成,就越喜欢在吵架中获胜,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能获得成功的领域。

■行万里路,没毛病,但前提是读万卷书。没有知识积累,基本上也就是看热闹。

■我们的烦恼为什么要找身边人倾诉呢?我们生活的大部分烦恼是来自身边人啊,而且越亲密的人带给我们越大越多的烦恼。

## 平实的文字

能打动我的从来不是巧言令色的文字,而是一些简单平实,毫无修辞的文字。比如,录取通知书、加薪通知书、写有签证通过的护照,等等。

## 视力

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,司机看了一眼外面的广告牌,感慨道:“现在连电池都分甜咸了,还超咸。”我探头一看,超咸电池……“大哥放下去,你这个视力我好怕。”

## 绝活儿

同事说她老公有一手绝活儿:看一眼某个人,就能猜出来那个人的体重。我不相信,刚好昨天下班在公司门口遇到他们两口子,就让她老公猜猜我有多重。他看了我一眼,报了几个数字。我惊呆了,居然和我的体重相差无几。“你是个营养师吗?怎么猜得这么准?”我惊奇地问。他淡定地答:“不是,我是个做小生意的,经常下乡收购活猪,估错了是要亏本的钱。”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、《读者》)



# 唐诗,一场太阳和月亮的战争

故事是这样开始的。公元669年,深秋。在偏僻的巴蜀之地,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,写出了一首超美的送别诗。

他叫做王勃。这天夜晚,他和一名朋友道别。烟水迷蒙的江边,他望着友人的背影,仰空中空的冷月,不禁感慨万千。霎那间,滔滔基情化为四句,奔涌而出:“乱烟笼碧砌,飞月向南端。寂寞离亭掩,江山此夜寒。”

王勃是很狂傲的。或许他想过:我这一首《江亭夜月送别》,大概能称霸江湖了吧?

可惜这是唐朝,牛人辈出的唐朝。数十年后,另一个诗人站了出来,他叫做高适。他也送别了一个朋友。和王勃不同,他不是月下,而是在白天,他不是怅惘的,而是更慷慨激昂的。在他笔下,一首传唱更广的送别诗诞生了,那就是《别董大》:“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,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

这一役,“白日”似乎压过了“飞月”了。然而又一个诗人出手了,他叫做李白。众所周知,李白是月亮的朋友,他要用才华为月亮“带盐”。“杨花落尽子规啼,闻道龙标过五溪。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高适,你的“黄云白日曛”,是豪迈,但是有我的“愁心寄明月”飘逸吗?

李白可是诗歌江湖上巨人般的存在。他一出手,是不是可以宣布此战结束了?不是的。这可是唐朝,再小的V,都有挑战大元帅的可能。果然,一个小诗人举起了手:“让我来试试!”他叫做严维。他要为太阳写诗,交出的作品就是著名的《丹阳送韦参军》:“丹阳郭里送行舟,一别心知两地秋。日晚江南望江北,寒鸦飞尽水悠悠。”因为这首诗,后世很多学者纷纷对严维路转粉。

太阳和月亮之战,还在唐诗的各个战场上演。李白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——先拿到七言绝句第一名: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这一次他为太阳代言,眼看真要拿第一。但另一位绝句大师王昌龄却不答应。他纵马扬鞭,吟出了关于月亮的不朽之作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后世很多学者评论说,这一首才是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。

那么,哪一首又是最美的边塞诗?高适写出了壮美的《燕歌行》: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。大漠穷秋塞草腓,孤城落日斗兵稀。不想,隔壁老王又出手了。作为边塞诗狂人,王昌龄拒绝向“孤城落日”妥协,又一次交出了关于月亮的名篇:“琵琶起舞换新声,总是关山旧别情。撩乱边愁听不尽,高高秋月照长城。”

终于,厮杀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。一顶万众瞩目的金冠被抛了出来:谁,是唐诗的第一名?

它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属于太阳的,正是崔颢的《黄鹤楼》: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相传李白看到了这一首诗,都觉得很服气。

然而这一年,后世有一个大学者叫做李攀龙的,在做一本诗集。忽然,在前人编的选本里,他发现了一首诗。这样牛的一首诗,居然没有人注意它?我要推这首诗!从此,一传十,十传百,这首诗的江湖地位也青云直上,蜚声天下: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。”它就是被埋没了数百年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它华丽又空灵,深沉又壮美。学者称它为“孤篇横绝”,这一句评语后来被通俗地演绎成:孤篇压全唐。

看来,日月之争彻底胜负已分?不是的。“孤篇横绝”,是一座耀眼的金杯。但是金杯银杯,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唐代最脍炙人口的诗,又是哪一首呢?

让我们的目光来到盛唐。我们的老朋友王之涣,正昂然立在鹳雀楼上,高高举起了权杖: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这就是盛唐的气象。这二十个字,之洗练,之壮阔,之雄视千古,仿佛是出自神的剪裁。

然而,在这最关键的一战里,李白出手了。他是带着一身月色彩的: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论境界、论匠心、论巧夺天工,“白日依山尽”都不输给“床前明月光”。它是输给了人心——前者是宏伟的豪言,后者却是心灵上柔软的一击。日间的浩浩气象,再写到极处,也终究没有月下的相思动人。

(摘自《六神磊磊读唐诗》)



# “颂歌献给党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100周年征文启事

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岁华诞。一百年来,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破壁图强、砥砺前行,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展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,成就了泱泱华夏的焕然一新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歌颂党的丰功伟绩,催生更多主旋律的优秀文学作品,助力济阳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,拟举办“颂歌献给党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,具体方案如下:

## 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:中共济阳区委宣传部  
承办:济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
济阳区融媒体中心  
济阳区教育体育局

## 二、主题内容

紧扣纪念建党100周年主题,围绕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,围绕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,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,重点围绕建党以来济阳区的发展变化和不同时期涌现出的革命先烈、模范人物、党建故事,以艺术的形式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时代精神,为推动北部新区全面起势、加快向高质量发展中心城区迈进贡献力量。

## 三、征稿要求

1、作品可采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剧本、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。  
2、作者不限地区,不限篇数,即可独立创作,也可以联合创作。  
3、作品需围绕主题,积极向上,涉及史

实的要保证准确无误,欢迎同时提供历史图片。

- 4、征稿日期: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
- 5、稿件将择优在《新济阳》报刊发,并集结出版《济阳文艺》特刊。
- 6、设立“优秀作品奖”,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评选出优秀作品,进行奖励。
- 四、投稿方式:
  - 1、作品发邮箱jiyangwenyi@163.com,同时抄送xjyfukan@163.com。
  - 2、纸质稿送济阳区文联办公室(城区富强街1号油区发展服务中心办公楼408室)联系人:胥倩,电话:84228967

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

门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,只见几个衣饰不整的小姑娘哭着跑了进来,灵公与戎子纳闷,却见几个女孩哭哭啼啼地说有人欺负她们,让父王替她们报仇。灵公和戎子这才认出她们原来是几个公子。戎子把公子牙拽在怀中,关切地问道:“乖孩子,快说这是怎么回事?”

公子牙只是哭哭啼啼,戎子转向杵臼:“杵臼,你带几个弟弟干什么去了?什么人敢欺负你们?”“是高止、崔成他们。”杵臼说,“还有庆舍那个坏蛋。我和弟弟们换了女装偷偷跑出去玩,路上碰见他们驾着车到处乱撞,他们看见我们就过来抓我们,扯我们的衣服,抢我们的头上的饰物。”戎子听了白眼圆睁:“反了反了。连大王的公子也敢欺负了。”她又问:“那你们怎么跑回来的?”“幸亏晏婴、田无宇(田桓子,田文子田须无的儿子,军事家孙武的曾祖父。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,以勇武著称,力大无比,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,官至大夫,并被封采于齐国的莒邑,他曾孙、军事家孙武就出生在那

里。)驾车过来才给我们解了围。”“简直吃了豹子胆了。大王,您可得主持公道。”公子牙虽然是她的姐姐,可是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的。她看到公子牙受到欺负,心中特别来气。几个小家伙也纷纷叫嚷:“父王给我们做主。”灵公意识到这都是因为自己的荒唐行为引起的,踌躇着不知说什么好,看到他们浑身是土,便问:“伤着了没有?”杵臼摇摇头,其他几个人也都摇摇头,只有公子牙咧咧嘴说:“我在跑的时候跌倒了,膝盖磕破了。”戎子一听,更加生气,便冲着杵臼撒气。她一向不喜欢鲁姬生的这个胖头胖脑的小子。”杵臼,就数你大,怎么不把弟弟看好?你自己倒没事。”杵臼没吱声。灵公一面劝戎子不要生气,一面呵斥几个儿子:“再偷偷出去捣乱,我打断你们的腿。回去把衣服换下来,歇着去。”几个公子慢慢退出去,戎子仍然愤愤不平:“我倒要问问这些卿大夫们,到底怎么管教自己的儿子的。”(4)

